

# 日本——“政治大国”的艰难道路

陈 明

战后日本经济在60年代实现高速发展之后，其国民生产总值于1967年超过了英国、法国，1968年超过西德，跃居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大国。尽管在70年代经受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但进入80年代以来，一直以高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稳步增长，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海外投资的增加，使日本在1986年之后成为世界上头号债权国。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日本政界提出：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应当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应有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渡的抱负。要走向“政治大国”应解决哪些课题，议论颇多，但至今尚未提出任何具体答案。

—

“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日本都没有真正亲密的朋友和同盟者。”“从现状看，政治小人这个日本的角色尚未结束。”“日本必须具备同近邻各国人民的真正友好和解。”<sup>①</sup>这是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于1986年7月发表的政治评论中对日本政局的分析。

在亚洲、欧洲都没有亲密的朋友，使日本在国际关系中未能扮演政治大人的角色。客观地判断其原因并不困难，从近年在国际活动当中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易于了

解清楚。

1971年9月至10月，日本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对西欧七国进行国事访问，当时日本官方预测，战后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为加强日美欧的关系起了良好的政治作用，因此，天皇的西欧之行，必然会受到各国朝野的热烈欢迎。但事与愿违，在联邦德国遇到了青年学生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抗议天皇访问的游行，青年学生散发了“希特勒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天皇杀害了五千万亚洲人”的传单，并高举“反对战犯天皇访问联邦德国”的标语牌游行示威。在荷兰，日本大使馆在天皇到达荷兰前后，接到大量反对天皇访问荷兰的抗议电话和抗议信，天皇座车在街上遇到高举“天皇滚回去”的抗议标语的游行群众，天皇座车的前窗玻璃被抗议群众投的瓶子砸裂。在英国，群众向天皇乘坐的马车投了象征死神的黑斗篷。作为访问纪念，天皇亲自栽植的杉树，第二天就被群众砍倒。英女王在国宴致词中指出：“对以往发生的事情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不能说两国关系一直是和平友好的。”<sup>②</sup>

1974年1月。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对东南亚五国进行访问时，在泰国遇到了高举“反对日本经济侵略”、“田中滚回去”抗议标语的群众游行，其规模之大，在泰国是罕见的。在印尼，群众的抗议游行发展到群众冲入日本印驻尼使馆，拉下日本

国旗，在街上放火烧日本企业的重大事件。

上述事实，有力地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时隔已久，但世界各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记忆犹新，特别是直接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与掠夺的亚洲国家与人民更是保持着痛苦的记忆，创伤尚未平愈。这些，曾引起日本舆论界的注意和有识之士的重视，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所遗留的与外界的鸿沟至今尚未填补。不仅如此，进入80年代后，在日本社会上仍不断发生十分反常的现象，鼓吹军国主义的电影、小说、论述层出不穷。众所周知的在东京东池袋中央公园内，原东京拘留所（巢鸭监狱）刑场旧址为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修建纪念碑，表彰战争罪犯，以及后来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等等事件，近年来多次受到亚洲各国舆论的指责。到1986年9月文部大臣藤尾仍公然出面为军国主义辩解，使日本内外舆论哗然，迫使首相中曾根不得不罢免藤尾的文部大臣职务。

## 二

“日本和德国相比较是有意义的，晚生的德国帝国主义和后来诞生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战败了。”“德国人痛感必须严肃地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进行分析思考，并对自身深刻检讨，终于认清以往的错误，从而逐渐获得了曾被希特勒统治过的近邻各国的谅解。但在东南亚各国尚未听到日本曾进行过此类的检讨，使得这些国家真正理解和信赖今天的日本。”③

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于198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战败四十周年，在联邦议会上发表演说：“5月8日是回忆的日子，回忆就

需要我们诚实，即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进行诚实而纯净的思索，并把它吸取为我们的血肉。今天我们在悲痛中回忆战争与暴力统治下死去的人们。回忆曾在集中营里被杀害了的六百万犹太人。回忆由于战争而死亡的苏联、波兰的无数市民。……回忆在所有曾被德国占领下的国家里进行抵抗运动而牺牲了的人们。在德国人中也有市民、军人或依据其信仰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作为共产党员进行抵抗而牺牲了的人们。我们现在作为德国人，充满信念悼念这些牺牲者。”④这个演说集中反映了战后德国对法西斯战争的态度，对法西斯的憎恨，悼念在法西斯暴力与统治下牺牲了的人们。

与此相比较，日本是如何对待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责任呢？在日本，每年8月15日，举行由天皇以及首相、各大臣和社会名流参加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会”，而“追悼会的特点是，在历次追悼会上没有一次听到过对被侵略的亚洲各国所带来的苦难表示谢罪和反省的辞句。……日本的政治领导人在8月15日表示哀悼的是在战争中死亡的‘英灵’。……悼词中从未提及因反对战争而牺牲了的人们，而今后也绝不能提到这些人。”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年的1985年7月27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在执政党的讨论会上的演说中说：“关于大东亚战争，在世界史里下判决为时过早。”“由于大东亚战争，我们失去了许多东西，战争杀害了我们的兄弟，房屋被烧毁。但唯一留下的是在亚洲对日本的尊敬与期望，这是大东亚战争的唯一珍贵遗产。”“日本战前有皇国史观，战后出现了太平洋战争史观，即远东国际法庭史观。联合国自己制定法律，把日本作为被告，以文明的名义，和平与人道的名义对日本进行审判。

历史将对这个法庭作出最后判断，……之后，又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战争史观，它提出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等等来摧残日本人。”⑥

日本政界的某些人在战后四十年的今天仍留恋战前的所谓“皇国史观”。“皇国史观”是什么呢？现在从各类辞典中几乎寻找不到这个词，战后在日本出版的辞典里也不易发现，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对这个词的含义是清楚的。“皇国史观”的核心不外乎是战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宣扬的“八纮一宇”精神，即全世界是一家，为“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依据。为实现“八纮一宇”的皇国史观，日本必须征服亚洲，征服世界，为此而发动的战争就是“圣战”。它和希特勒法西斯的大日尔曼主义是一路货色。基于“皇国史观”的立场，至今仍有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称大东亚战争，以示曾企图建立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圣战。更荒唐的是，至今仍认为亚洲各国人民对发动侵略战争，肆意烧杀掠夺，给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和巨大牺牲的日本军国主义抱有尊敬和期望。至今仍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

### 三

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罪犯的处理上，联邦德国和日本相比较迥然不同。

联邦德国至今设有“纳粹罪行追查中心”（追查纳粹罪行的各州司法行政中心）；仍对纳粹罪犯进行调查和起诉。战后对纳粹罪犯的审判首先在德国国内由盟

国占领军进行，同时在各国军事法庭进行，有一部分是在联邦德国的国内法庭进行的。自1945—1983年之间，在联邦德国国内法庭起诉后判刑的纳粹罪犯共计6469人。请参阅下表⑦：

联邦德国国内法庭对纳粹罪犯判刑统计

年	人数(人)
1945～1949	4419
1950～1954	1426
1955～1959	124
1960～1964	146
1965～1969	142
1970～1974	126
1975～1979	63
1980～1983	23

联邦德国国内法庭，战后四十多年仍继续调查、起诉、审判纳粹罪犯这一事实，使世界各国了解德国人民如何对待法西斯主义及其战争罪行。

再看看日本。战后，在美军单独占领下，对军国主义战争罪犯的审判，除战后初期由盟国组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各国军事法庭审判日本军国主义罪犯之外，日本国内法庭并没有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罪犯进行审判，更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对军国主义者及其战争罪犯进行调查和起诉。

战后初期（1945年9月—12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下令分批逮捕战犯118名，并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25名甲级战犯。1946年1月，盟军总司令部发布“整肃令”，解散一切军国主义团体，并禁止战争罪犯、职业军人、国家主义团体的负责人任公职。1947年1月“整肃令”扩大到地方政界、

舆论界、财界。这样，军国主义战争的策划者、鼓吹者和执行者，一时从日本的政界、财界、舆论界消迹。但时隔不久，1948年12月对未审判的甲级战犯宣布释放，1950年10月—1951年6月陆续解除了“整肃令”。从此，军国主义战争的策划者、鼓吹者和执行者又重新返回了各自的舞台。以后，实际上在日本再也没有什么国家机构和法律对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道义责任进行追查。甲级战犯岸信介被释放后重返政治舞台，于1957年2月出任日本国总理大臣是众所周知的。

在战后不到十二年，曾策划、鼓吹军国主义战争的甲级战犯竟能爬上总理大臣的宝座；而在联邦德国，战后四十多年的

今天，仍未放弃对纳粹法西斯罪犯进行调查、起诉和审判。如何认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如何对待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在这人类现代史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日本和联邦德国有如此大的差距是发人深思的。

日本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渴望走向政治大国的道路，但能否如愿以偿，要看它能否解决同近邻各国人民的真正友好和解，能否填补历史遗留的鸿沟，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必然涉及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也是影响到未来的问题。如果这一重大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道路必定是艰难的，前途是坎坷的。

## 注释：

- ① 施密特《友人を持たない日本》，日本《世界》杂志，1986.11，第118页，121页。
- ② 牛島秀彦《清算の旅路》，日本《朝日新闻》杂志，1986.6.6，第49页。
- ③ 同注①，第119页。
- ④ 竹内谦《歴史を学ぶ者歴史を歪める者》，日本《朝日新闻》杂志，1985.12.27，第25页。

- ⑤ 日高六郎《三つの四十年目》，日本《世界》杂志1985.8，第27、30页。
- ⑥ 同注④，第23页。
- ⑦ 日本《世界》杂志，1985.8，第44页。